

完全版

丁丁历险记

第十卷

无名化劫

马荣成 著

远方出版社

金麟岂是池中物

一遇风云便化龙

九霄龙吟

像云一样自由



風雲

⑩

无名化劫

马荣成 著

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

海上再度大战，聂风步惊云合击雄霸，步惊云与雄霸各受重伤。雄霸所雇的天地十二杀手趁机叛逆，在客栈中欲杀雄霸，雄霸逃出后门，遇无名，并受教于无名。童皇带十二杀手攻入后园，雄霸自废武力，无名代雄霸退强敌，并独上天下会救雄霸之女幽若。

天下会内，无名遇步惊云正在搜索雄霸，无名见步惊云戾气太重，其戾气使得绝世好剑几成魔剑，无名将剑夺走，步惊云不舍，无名只好与步惊云约定一招赌约，结果步惊云使诈，利用无名的仁者之心，胜了无名。

无名之徒剑晨爱上楚楚，楚楚却爱步惊云。剑晨嫉妒，又遇魔头破军强收为徒，剑晨走入魔道。在破军暗引下，步惊云杀了已失武功的雄霸，并误杀了幽若。魔头破军跟踪剑晨，找到无名，回师门决战。

破军之父与无名有师徒之实，无名不忍对破军下杀手，却引发了体内所中的慢毒，临危之际，聂风步惊云赶来救走无名。但因破军带来了东瀛无神绝宫，聂、步伤重失踪，无名被捕，关进地牢。

无神绝宫太子绝心，获“万剑归宗”秘笈，却怎么也读不懂，最后求教于无名。在让无名看秘笈以前，绝心出掌废无名内力，不想此举反而成全了无名……。

绝无神阴谋得逞，逼皇帝让位。聂风、步惊云大急，得猪皇指点，去求天下第一邪皇出山拯救中原，邪皇破格收聂风为徒，七日内使聂飞成魔。当无名、步惊云联手仍败于绝无神时，聂风赶到，重创绝无神……。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雄霸、幽若——此集中死于步惊云剑下。

无名——天剑无名，为化劫而重出江湖，不想却引来更大的劫杀。

破军——剑宗掌门之子，已为无神绝宫收伏，入中原找无名决战仍大阴谋之开始。

绝无神——无神绝宫宫主。比雄霸野心更大。

绝天——绝无神之子。

绝心——绝无神之子。

猪皇——武林异人。

刀皇——武林异人。

第一邪皇——武林异人，七日内将聂风调教成魔，始败绝无神。

目 录

第一章	枭雄无路	(1)
第二章	双雄之会	(9)
第三章	剑在人在	(22)
第四章	剑归何处	(30)
第五章	英雄气短	(45)
第六章	以命赌剑	(56)
第七章	无道之境	(68)
第八章	决一死战	(78)
第九章	无情剑局	(88)
第十章	强者降临	(98)
第十一章	刀凶剑危	(110)
第十二章	刺杀不虚	(121)
第十三章	擒龙伏虎	(131)
第十四章	剑道无涯	(142)
第十五章	主人有难	(154)
第十六章	极峰之战	(163)
第十七章	舍身舍心	(167)

2 目 录

第十八章	无剑杀人	(176)
第十九章	无绝神宫	(185)
第二十章	风云变色	(195)
第二十一章	左右天罗	(206)
第二十二章	江南水乡	(217)
第二十三章	猪皇本色	(227)
第二十四章	皇拳无敌	(239)
第二十五章	神龙变现	(250)
第二十六章	地狱难逃	(262)
第二十七章	无神东来	(270)
第二十八章	阴谋得逞	(278)
第二十九章	天下第一	(286)
第三十章	魔道横行	(295)
第三十一章	一念成魔	(305)
第三十二章	东瀛气忍	(316)
第三十三章	魔刀大成	(326)
第三十四章	皇者之路	(337)
第三十五章	刀剑之决	(346)
第三十六章	同生共死	(354)
第三十七章	深山药庐	(360)
第三十八章	最后之战	(366)

第一章 泉雄无路

聂风说起火麒麟，绝世好剑与他聂家的一段错综复杂的渊源……

当日，聂风与火麒麟被断浪所害，一同葬身凌云窟内！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聂风终于苏醒过来了，醒转后，他随即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不知之地，似是凌云窟最底深处。

洞内还长着一些异果，正是血菩提。聂风此时正伤疲饥渴交织，也不及细想便吃了血菩提，谁知服下后，顿觉血气调和，伤势逐渐痊愈，内息更在不断增强！

就在此时，洞中突地传来“轰隆”的崩石巨响之声，原来火麒麟亦跌在同一地方，只见其双目重伤，奄奄一息，不时发出哀号之声。

聂风看着不忍，遂以血菩提喂他，唯火麒麟并不接受，经过他的再三劝导和亲口尝试，它才会意食下。

于是，聂风便和火麒麟在洞中养伤，如此过了数天。

火麒麟双目终于痊愈，且对聂风逐渐稔熟，敌意全消，友谊渐生。

而在养伤期间，聂风无意之间在洞壁上发现了一些壁画。这些壁画赫然记载着聂风家传的独门刀法——傲寒六诀！

聂风细心钻研，悉观壁图，发觉画中的傲寒六诀比父亲聂人所使的更为高深，更为变化万千！

聂人王从不授聂风傲寒六诀，故他只能从旁偷学。如今得此壁画，练来只觉融会贯通，得益匪浅。

而且越练画中刀诀，便越是引发血菩提之药性提升，聂风感到自己内力与日俱增，心中不由暗自欢喜不已。

这日，聂风默默注视着洞中藤蔓缠结的枯骨，心中一直在问：

“究竟这枯骨之人生前是何方神圣？竟会置身于此？”由于好奇心的强烈驱使，他便走近细观，欲一查明白，豁地发现骨边的石地刻有文字，连忙揭开藤蔓一看，他随即明白，此人竟是他的先祖。

步惊云听至此，惊问道：

“风师弟，你先祖与火麒麟有关连？”

聂风点头道：

“不错，聂家流传着一个可怕的悲剧，就是我们世代都流着一股——疯狂的血！”

步惊云一惊，突想起聂风于少年时，曾单独宰杀无双城主独孤一方时的那份威气。聂风那疯狂又骇人的一面又再涌入他心头，不由心中一寒。

聂风接着叙道……

久远以前，聂风先祖聂英，一手傲寒六诀，配合手中雪饮宝刀，使其年纪轻轻便名震江湖！

其时，有火麒麟四处为祸，聂英为泽苍生，遂毅然与火麒麟作人兽殊死一战！

火麒麟虽然凶猛，唯聂英之傲寒六诀亦出神入化，达臻极峰，双方在凌云窟外激斗了数日数夜，久战之下，雪饮竟伤了火麒麟，但不幸的是，聂英亦同时误吞了的魔血。

火麒麟之血甫一入喉，聂英骤觉五内如遭火灼，痛得倒地打滚，难受欲绝。而火麒麟也负伤而逃。

一昼夜后，聂英醒转过来，但觉全身灼痛如焚，亦不敢贸然穷追火麒麟！

回到家后，他的身体起了剧变，功力暴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更可怕的是，有一股莫名而强烈的杀意在他血液中蔓延起来，使他时时兴起杀人之凶气，怒意重生，脾气变得乖戾无常。

一年后，聂英的妻子为他生下一子，同时，聂英发觉体内的杀意在渐达顶峰，再难自控，时时发怒发难，在有理智之机，唯恐伤及爱人，便乘夜不辞而别。

他随即赴拜剑山庄，求助其挚友拜剑山庄主傲日，并将事情相告。

其时傲日乃铸剑名师，且拥有一块已在黑暗中待上千年的寒铁。

得知详情后，二人不断研究，终悟出须把寒铁铸成一柄至寒宝剑，方可毁去至热的火麒麟，与及克制聂英的疯血。

事不宜迟，傲日随即起炉，日夕不辍地铸炼绝世好剑，然而铸造神兵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制出，聂英遂返家把雪饮留给妻儿，由于杀性日重，聂英恐遗祸武林，于是于凌云窟自以粗索铁链自锁于地穴内，希望能待至绝世好剑的诞生能解救自己。

另一面，傲日年事已高，心知神兵此生难成，故捏造了麒麟魔的传说，希望子孙作为目标竭力把剑炼成。

步惊云等人听罢，俱惊奇不已……

只见聂风忽郑重地道：

“我体内同样流着这股疯血，假使他日我狂性大发，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时……步惊云！千万别再念你我交情，就用绝世好剑把我一剑了结！”

当年，聂人王和于岳体内流有麒麟疯血，下场尽属悲惨，此刻步惊云打通

了三焦玄关，麒麟血已遍流全身，到底他和聂风的命运，会否一如前者，

※

※

※

“嘍——”一声长嘶，乐阳镇上，倏地驰来一匹快马，不理行人安危，横冲直接地向前疯狂奔驰。

行人见状为之大惊，急忙争相走避。

马上老者急忙勒缰喝止，但那马儿似已狂性大作，仍疯驰不止，猛一用力，乱蹦着，那马前蹄扬起，身于不由倒退几步，一个趔趄，马倒人翻。

老者惊怒中不及闪避，被从鞍上摔跌于地，细视之，正是那日从海上逃遁而去的天下会首领雄霸。

他边人带马倒跌于“中华阁”门前，手臂被擦破了一块皮肤，有鲜血立时渗涌而出，他从地上站起，扶臂抬头向面前的“中华阁”门匾看了一眼，即向客棧行去。

众人见他浑身散透出一股慑人至极的煞气，心中无不惊骇，只是远远的注视，哪敢上前细睹。

他迈步上门，右臂因为巨痛而行动不便，在他步履踉跄中，不意碰撞到门上，发出响声，吓得另一名进来的大汉不由一震，奇怪的侧视他一眼，忙又避开。

“小二！快给我拿最好的酒菜来！”雄霸冲进棧内，撞倒了一名手托鸟笼正走出的当地巨贾，边如雷叫道。

“啊！雄霸来了！”厅堂右边的座上画龙点睛在喝酒的一名年青人脱口小产凉呼起来，急忙按握住凳上长剑，似欲行击。

同桌的另一人见状，忙阻止道：

“慢着，未有指示不得轻举妄动，以免坏了大事！”

那年青人只得放下长剑，只见雄霸所立之处，众宾客无不以惊骇莫名的目光瞥向他，急欲起座，可见其在江湖中有无匹霸气，威势。

二楼，被下而的异声惊动的戏宝，纸探花二人互视一眼，忙从座上起身，至接栏向下俯视，只见雄霸已步入厅堂落座，两人的嘴角不由出现一丝诡异莫测的笑。

不多时，红日西下。

众宾客各回房歇息，雄霸正盘膝于榻，埋首运功疗伤，榻前的桌上燃着一油灯，惨淡的灯光映在他的脸上，使他倍显憔悴，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十年。

他虽在运功疗伤，心中却未宁静，暗思道：

“奇怪？老夫早已发讯，为何久久未见天下会那帮饭桶前来接应，……天池杀手童皇。戏宝。纸探花这几个家伙居心叵测，还是小心为上。”

转念又想：

4 风云——无名化劫

“嘿！即使全天下皆反我又将如何？只要我雄霸内力尽快恢复，何惧之有？”

一念及此，雄霸立时加紧运气疗伤，只见缕缕白烟从其头顶升起，萦绕不散，雾愈来愈浓，使人视之不清。

突地身子前倾，他张口“哇”的一声，喷出一口瘀血，猛然喷射于榻前桌上的正中油灯上，“碰”的脆响，油灯被他猛力血箭一击，击得粉碎，灯光即灭，房中陷入一片黑暗：

雄霸运功已毕，正欲再调息片刻，忽觉门外传来异声，心头，一惊，闪电般从榻上一跃而起飞掠至门边，人未到，掌风先及，将门荡开。

“什么人、在鬼鬼祟祟的？”

“客官，你要的热水送来了！”来者是此客栈的伙计孟忍，他双手捧着木盆，借着月光的辉映：从他所捧的盆底下竟能看出一些异样的一些光芒，啊，那豁然是一柄锋利的利刃尖上发出的寒芒，原来盆下藏握有利器。

雄霸见是客栈伙计，戒心稍有所敛，深沉地道：

“哦、我根本没吩咐要任何东西！……”

正在此时，走廊上奔来了掌柜的，他看见孟忍站在此门前，不由戟指怒道：

“喂，你这家伙，耳朵是怎么听得、我叫你把热水送去邻房，真是个饭桶！”

走过来，忙拉开孟忍，再向雄霸笑脸赔礼道：

“客官，是他记性不好弄错了，请多多包涵。”说完，便又训斥起孟忍，将他骂进邻间门处。

雄霸久经江湖，行事向来小心谨慎，见虽未有异，心中亦不禁提防又增，鹰隼般的锐目往四处环视一周，见无异况，这才关上房门，进屋休息。

哪知，他的目光虽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般锐利！但仍未看清在他对面的一个房间，正住着戏宝、纸探花二人，纸探花透过打开的门缝，将刚才孟忍“误送”热水诸事尽收眼底。他双眉一蹙，轻声恨道：

“雄霸这匹夫虽然身受重伤，但警觉性看来却丝毫未减！”

正在桌边执盏饮酒的戏宝将送至嘴边的酒盏止住，接道：

“所谓破船也有铁钉三千，老匹夫功力未必尽失，不宜轻举妄动。”

纸探花轻叩上门，转身走来，点头道：

“对！杀他不用急在一时，为了万全之策，还是待童老大来到再动手！”

戏宝再将酒送至口，一饮而尽，目中忽现一种惊畏之色，沉沉地道：

“有童老大亲自坐阵，料想雄霸也逞不了强，这次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最令我担心不是他，而是白天进栈所见的那名高手，我们竟连他的面貌也未睹清，此人绝不简单！为免节外生枝，我们必须先探清其底细再说！”

※

※

※

走廊里，掌柜的对刚才送水的伙计孟忍细声道：

“老板要见你！”

说着，便在前与他一起同往帐房，孟忍甫进帐房，兄见‘中华阁’所有伙计早已齐集在此，堂中太师椅上赫然端坐着一人——无名。

“老板，孟忍实感激你多年的照顾之恩，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仇人雄霸今恰在此，我绝对不能再忍！雄霸看来受伤极重，若要杀他，现在无疑是大好时机！”

“不错啊！依我看来，栈内来的武林中人，也是为杀雄霸而来的！”说话之人，是一个长相言行颇似女人的年青人，他是此栈伙计花玉男。

话音未落，一名胖乎乎的光头老者——长得笑容可掬，倒有七八分像大肚弥勒佛之人叹道：

“唉，想不到他们杀雄霸杀到这里，我们可有点麻烦了！”此人乃另一伙计佛笑临。

他身旁的四句虬须大汉亦乃此栈伙计——乾坤不精接道：

“何必这么想呢？”

另一人不等他话音落下，即摇头道：

“不，事情若在此处发生，我们平静生活必起波澜！”

说话者是白天劈柴的那老者——铁森！

此时，孟忍已觉刚才以送水为名，意欲刺杀雄霸实乃冲动之举，想到因此要给客栈惹下麻烦，不由惊惶出冷汗，垂首伏地，愧疚的不能抬首，座上的无名——原来竟是此客栈的老板，平静地道：

“孟忍！大家隐居此处，本为过上平静的生活，若因你一时冲动而败露身份的话——届时麻烦便会接踵而来，大家将会永无宁日，希望你能忍耐。明白吗？”

孟忍忙点头道：

“小的明白……”

花玉男忽上前道：

“老板，假如我们此次真的给人发现身份，那该如何办才好，”

无名沉静地环视众人一眼，道：

“大家在此隐居了廿年，早已落地生根，娶妻生子了，若真被人发现我们的秘密身份，那也是无处可避了，既然如此，何不既来之，则安之？”

众人一致默默点头，表示赞许。这群人原是昔日叱咤一时的武林中人，后因厌倦了江湖纷争才随无名退隐，此刻闻言，不禁皆作出最坏的打算。

“噗噗”一阵鸟儿振翅之声，众视之，见一只黄鹂从窗外飞了进来，“吱喳”的鸣叫着直飞往此栈另一伙计——乌鸦手中，叫个不停，似是向人诉说什么，

乌鸦此人精爱鸟语，忙静心聆听其语。

“老板，外面有一可疑人物向我们走来了！”祥叔忽在门边惊道。

无名并不慌乱，静静地负手出门，沿着走廊快步行去。

走廊的一根圆柱后，隐有一人，正是刚与戏宝商量来探无名的纸探花，此时瞥见无名出门，心中不由喜道：

“他终于出了！好，就让我先试试他是否深藏不露！”

主意已定，伸手探怀，取出一支纸叠的两翅风车形的玩意，将其夹在双掌之间，用力搓旋，“砰”的一声厉啸，纸玩意如虹电旋击向正在疾行的无名背后。

无名蓦地回首，伸二指轻易地夹住了那贯满了真气的纸玩意，纸探花惊震莫名。无名将它放在掌间，猛力一旋搓，“呼”纸玩意比刚才纸探花旋得还猛十倍，如旋风般反击而至。

纸探花大惊，轻如鸿毛的纸玩意在对方手中似已玩活，比他这赖此成名之人还高明多倍，避闪多次，竟神使鬼差的，那纸玩意却忽地长了眼睛般直坠落到他的胸襟，恍如遇到了磁铁，碰上不落，粘衣一起。

纸探花直骇得双目暴睁，惊魂欲出，怔愣呆住，再等回过神来看，无名早已不知所踪。

继后两日，中华阁并无任何事故发生，众武林中人仍住于此，但这宁静却似乎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雄霸经过连日调息，精神稍复，心知不宜久留此地，便欲离……

谁料，甫拉房门，门外赫然匍匐着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心中不由慢惊，未及开口，那“狮”却道：

“雄霸，你逃不了啦！”

与音同起，那雄狮腾飞而起，四爪摆开，赫然现出爪上特制的半尺长锋利尖锐的雪亮弯钩，如惊虹掣空，在腾起扑下时，一爪电闪反抓雄霸转身欲逃的后背。

“嘶”一声，雄霸惊怔未定，不及躲避，后背被抓个正着，衣破皮开，被抓下一块血淋淋的肉来，巨痛之下，未及叫出一声，身子便被抓抛扬下，从二楼重重摔跌一楼，落到一桌上，“喀嚓”巨响，顿时桌椅倒塌破碎，屑木纷飞。

熟睡中的中华阁众伙计均被轰天巨响惊醒，顿觉有异，忙穿衣跃起，欲看究竟。连日来，戏宝，纸探花二人已安排了一干手下混进了整个“中华阁”；待‘手舞足蹈’杀令一下，所有人立时冲杀而出，戏宝凌空从二楼扑下，使出了情幻四诀之怒决，如鹰扑噬，凶猛击出。以直拳重击雄霸头顶。

避无可避，雄霸迫于硬拼，一挡之下，五指早断的右手伤口立刻爆裂，鲜血迸溅，令他巨痛欲绝。

雄霸虽经几日调息，但功力只因当日与聂风。步惊云一战而耗损过度，此

际未复，全力拼死硬拼，只能与戏宝战个平手。

“呀，嘿”众人如出笼猛虎，狠狠挺刃齐攻向，见他重伤在身，身手较之平日为弱，不由斗志更旺，皆现将他活吞生剥之凶状，狂风骤雨的步步紧攻，那头雄狮更是威性大发，扑。抓。剪妙招齐发，招招欲置他于死地，斗得惊险而激烈万分。

雄霸临危不乱，运起风神腿，舞起一阵狂风腿山，罩住身形，瓦解了雄狮凌空扑下的致命一击。他风神腿法已臻化境，愤然一使下威力不减，“膨膨”两声，将雄狮扯击得倒栽坠倒，狼狈不堪。

岂料雄狮乃合手舞，足蹈二人而组成，前两足虽被雄霸双腿击中受制，但后足却趁机狂蹬而出，快不可喻，“卡”的又一声，锋利的爪钩抓到雄霸的大腿，划抓扯出三道深长的钩沟，鲜血激射，皮肉暴现，白骨森森，清晰可见，雄霸忍不住“啊”的一声痛叫出声，上下牙齿竟将舌头都咬破流出血来，“哇”的禁不住张口喷出一箭鲜血。

雄狮一击得手，趁机见好就收，腾空跃退，纸探花大喝一声，右腿电闪踢出，挟着狂烈的劲风袭向雄霸腰际。

“膨”痛不能忍的雄霸只觉双目一花，不及闪避，又被击个正着，腿劲力发千钧，把雄霸轰得身如烂泥般倒飞开去，重坠地上，口喷鲜血，满身血污。

“哈哈，老匹夫，你一死天下会就归咱们的了，‘天池’亦可再崛起于武林！”手舞，足蹈得意的大笑着，从狮身内卓立而出，对着地上狼狈不堪的雄霸狂笑道。

雄霸强挣蹲起，怒目而视众人，腾腾怒火激烈燃起，恨声道：

“你们四人效命我天下会，原来果然是图谋个轨，该死的杂种，竟敢背叛老夫……”

雄霸说着，忽奋力闪电奔腾而起，掠入中华间后的内堂……

“膨”的一声惊天巨响，就在此时，客栈大门忽地板碎横飞，破开倒塌，一条人影骑在一匹特制的木马腾空飞至，正是天池首领——童皇御驾亲至。

原来他修习的童心真经，当练至最高境界时，便有返老还童的神效！细看下，眼前这年不弱冠，满脸稚嫩的童皇赫然是曾在拜剑山庄于危难中赠船相救步惊云的——小伟。

他为何要以天下会副帮主之身份叛杀雄霸，这又要追溯到往事……雄霸本命童皇狙杀步惊云，但童皇却反助惊云得剑，只为借其手重挫雄霸，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

那半月形的滑板马脚落地滑止，童皇未及下来，戏宝便恭敬地上前禀道：

“童老大，咱们已把这里重重包围了，雄霸那厮身受重伤，刚溜进了内堂去！”“干得好！”童皇赞许地夸道。

稍顿，忽仰首向二楼瞥去，凝重地道：

“雄霸已成瓮中之鳖，不用操之过急，他是逃不掉的！不过，我却深觉此地有一股怪力令我异常不安，你们务必步步为营为上！”

说完，便率众人飞驰掠向内堂，寻那雄霸。

雄霸急避躲往内堂，不消片刻，便已至庭园最深之处，可是，只见尽头竟是重门巨锁，值此慌惶之下，雄霸仍可强烈感应到门后散发有一股慑人气势，心中一凛，逃命要紧，他不及多想，立即用力震门，破门而进。

甫一踏足，只见门后的后院处尽是白布飘扬，数根竹枝搭缠的撑架上为白布，看来应是中华阁晾衣之地。

心中惊疑，游目四望，脸色愈现惊奇，不由脱口惊呼：

“咦，这一布匹纵横交错，似隐含五行阵法……”

“哦，”忽从布阵中传出一个雄浑的声音，像是响自遥远的天际，又似是来自地缝，令人听不出发音何处。

雄霸大惊，忙运十分功力，尽力闻言细观，只见距他只有五尺的一匹搭起白布里忽地伸出一条人腿，惊退一步，他骇然脱口惊呼：

“什……什么人？”

晾衣杆上忽如鬼影般凭空现出一人，他双臂平伸，贴于杆上，向雄霸淡淡的道：“雄帮主，请勿误会。我们并非你的仇家，但此地是中华阁内园工地，希望雄帮主速速离开！”

讯音未落，此栈的掌柜——丁算大突地从天而降，如风轻飘落于雄霸而前，不闻半点落地之音，显见轻功之高深，向前跨出一步，道：

“雄帮主，本栈若有怠慢之处，请多多包涵，但此处乃属禁地，恳请自重折回！”

雄霸不禁骇然汗下，暗惊道：

“什么，如此一个毫不起眼的客栈内，竟会藏有这等高手？此处绝不简单……”正惊思，丁算大又道：

“雄帮主，本店实不想多惹是非，再入此处也是穷途，请你另谋去路吧！”

最后二字尚未脱口，一声响若霹雳之音彻荡二人身际：

“不必了，他已经走投无路！”

雄霸回头一望，只见童皇骑着木马已带着所有手下凌空杀至！直惊得面无人色，魂魄欲出。

第二章 双雄之会

掌柜见状大惊，急指挥众阻击，与此同时，中华阁众老亦纷纷赶到，与童皇所率的天池杀手激战在一起。

雄霸见了暗松了一口气，也不理会双方，趁双方混战之际，自窥出五行阵的生门，欲向后潜去。

天池杀手硬闯中华阁禁地。众老人大震，齐喝一声，纷纷掉入五行阵内，竭力相阻，不容外人越进。

立时杀声震天，惨呼不断，转眼间已有数个天池杀手被中华阁众老所伤。童皇一旁见之，心中大怒。

雄霸却趁混乱之间，众人疏略之际，穿过五行布阵，直朝禁地深处而去。

忽见前面有一个月形门隔着一个小园，身形为之一缓，心中不禁为之一愕，暗禀：

“中华阁众高手全力守护在此，到底里面是什么地方？”

思忖之际，为防有埋伏，暗布功力于全身，直冲而入。

甫入园内，雄霸突觉一股清幽安宁的感觉遍透全身。

没有碰到任何阻击与机关暗算，以及陷阱埋伏。

园内显得出奇的静，树林林疏，鸟儿飞翔。

宁静中透出无限的神秘与清幽。

与外面惊天动地的惨斗场面，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仿佛一门之隔，里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雄霸乍见之下，不禁为之一怔，游目四顾，思绪疾转。

“纵是一墙之隔，此处鸟声啁啾，流水淙淙，有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与外面惊天动地的惨斗声犹如天渊之别，眼前到底是什么地方？”

思忖间，瞥见前面不远处筑有一小居。

小居临溪，后衬青山，左傍绿树，精致雅静。

细观之下，雄霸不禁为之一愕。

小居四周围栏环绕，居内隐约可见微弱灯光，到底住着什么奇人异士，亦或是一代侠隐。

雄霸思忖之际，忽闻小居内传出一阵苍凉的胡琴之声，不禁为之一震，暗

稟：

“难道里而住的是一位雅士骚人？”

凝神细听。

琴音低回落实，凄惋悲凉，飘逸苍穹，入耳心动。

似在对老天的无限哀叹，又似在声声反问苍天：

“尘老纷争何时了，霸者俗大何区别，血雨腥风漫武林。

几滴殷血，几缕丝魂，死者已了，存者何悦，

霸业前程堪入梦，死后黄土伴孤魂。

成也好，败也罢。死后白骨道谁家？……”

雄霸听得如痴如醉，仰首望天，星淡月黑，一片昏黯。

心中感慨万千，一生拼搏，雄心凌志，如霸天下，成又如何？败也落漠，如今落得……

意念至此，灵智蓦地一震暗稟：

“琴声凄清苍凉，弦外之音像在反问历代枭雄，为何甘愿一生为名利与霸业劳役？一切的一切，无数血腥仇与恨，到头终久伴黄土。”

“血战天下搅云雨，无数无辜在断命，又是何苦？”

“何苦劳役？何苦奔波？何苦搏杀，何苦……？”

雄霸心中矛盾重重，暗自扪心自问，不知不觉的陷入了繁乱的思索之中，忘了自己处身何处，背后仇家在追。

自己又该何去何从，成时霸，败时又有几个枭雄不是断头沉恨、空恨壮志难酬死不休。

心头苦苦的思索着：

“何苦，何苦，何苦……身何苦？”

突然，琴韵嘎然而断，荡逸天际。

一曲既尽，何苦韵终。雄霸沸繁的灵台又平静。

骤地一震，黯然一叹，定神一看，始知自己在不知不觉间被琴声带到了楼台之上，四周鸟儿啁啾飞翔，古树横斜，翠竹弄影。

暗自一惊，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觉，迈步朝门前走去。

步至门外，凝神细听，却听不到任何声响，心中暗自凉震默立了半晌。

一个曾雄霸天下的枭雄，血雨腥风数十载，大风大浪历无数，在今天走投无路之时，是否连一道门也未敢推开？

这只怕是雄霸笑傲江湖一世，纵横天下一生，做梦也料不到的事儿。

然而，他却默立门前，不敢贸然推门而进。凝思不语。

不是他没有勇气，一个雄霸天下的人，即使落泪，又岂会缺勇气。

岂不是他雄心已逝，人懦弱。一代枭雄，纵是死，威永存！

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绝对不是！

可他却仁立门前，双目凝视。面容肃然而凝重。

一动不动。就如同一尊雕塑！

因为门内上散发着一股令大地万物都尽皆臣服敬畏的英雄气度，令人不敢侵犯！雄霸虽极欲知道门内是谁？

然而这股令大地万物尽皆臣服敬畏的英雄气度，已使他心折，犹豫不决，未敢贸然妄进。

就在雄霸犹豫不决之际，门内忽然传出一个苍老而平和的声音：

“不应该来的人竟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

话音方歇，一股温和的气劲已然把门拉开，紧接着语音再起：

“雄帮主请进！”

室内正中的蒲团上赫然盘坐着一人，一抱胡琴，坐前茶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茶盘，盘内有几个茶杯。

此人正是——无名！

这个禁地原来是让其每到初一。十五暂居和练功之所，无怪乎中华阁众老誓阻天池杀手闯入。

雄霸闻言迈步而入，乍见无名怀抱胡琴盘坐，两旁香气缭绕，貌是仙风道骨，不沾半点尘气，不禁为之一震，惊问道：

“中华阁本属贩夫走卒之地，怎容绝世高人？请问阁下是谁？”

无名凝视着雄霸缓道：

“我已无名，无姓，何苦多问？”

无名虽欲不答，但雄霸乃一代枭雄，见闻极广，观其貌，年纪与气度已然知道他是二十年辞世的无名。灵智蓦地一震，双手抱拳道：

“前辈，在下冒昧闯进，多多得罪。”

雄霸一世骄横，谁又料到他会如此恭敬？

其实论年纪，他比无名还大，论出道及声望，却远逊无名不少。

无名闻言不禁一怔，缓缓的斟了一杯茶，举杯凝目道：

“雄帮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如今你可感觉到身处高处之苦。”

话方出口，举杯饮茶。

雄霸闻言一震，缄默不语，只是自顾沉吟，似在咀嚼着他的此番话：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曲高岂不和寡？”

雄霸沉吟之际，无名已然放杯入盘，重操胡琴，双目微闭，一曲又起，琴音苍凉凄惋，有如秋叶吟落，寒蝉悲秋。

此曲萧索无奈，似在引领听者们心自问。

雄霸闻声神色一连数变，灵台一片朦胧，突面露后悔之色，颓然盘坐在地！